

龟
书

文心雕龙

龙
图

白话今译
[南朝] 刘勰 著
熊宪光 主译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熊宪光 主译

译者：李达武 薛洪泉 饶龙隼 熊宪光

· 为文第一奇书 ·

文心雕龙

· 白话今译 ·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元月·重庆

责任编辑: 郭昌瑜
装帧设计: 廖崇明
技术设计: 徐志学
责任校对: 杨小军

文心雕龙

(白话)今译

熊宪光 主译

*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师大内)

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

(重庆市九龙坡区五龙庙电力校内)

新华书店经销

*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1.5 字数 260千

1996年1月第一版 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10,000

ISBN7-5621-0951-6/1 · 54

定价: 14.80元

凡印装错误, 请寄厂退换

前 言

《文心雕龙》是我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大集。作者刘勰(465? ~ 538?),字彦和,原籍东莞(今山东莒县)。他的祖先于永嘉之乱时南奔渡江,于是世居京口(今江苏镇江)。刘勰一生经历宋、齐、梁三朝。史载其早孤,家贫,笃志好学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,佛教甚嚣尘上,刘勰受当时风尚影响而不婚娶,投奔钟山定林寺,跟随著名佛教大师僧祐,协助其整理佛经,历时十余年之久。他不仅精通佛学理论,而且深研儒家典籍。自梁武帝天监初年(502~503年)起,刘勰登上仕途,历任奉朝请、临川王记室、车骑仓曹参军、太末(今浙江衢县)令、南康王记室、步兵校尉、东宫通事舍人等职,深受梁昭明太子萧统器重。梁武帝中大通三年(531),昭明太子去世,东宫旧人例不得留。刘勰奉梁武帝萧衍之命,与沙门慧震于定林寺重新整理佛经。他在晚年请求出家,并先烧掉自己的鬓发,以示决心。经萧衍准许,他便在定林寺作了和尚,出家不满一年就去世了。

据清代学者刘毓崧考定,《文心雕龙》成书于齐和帝中兴元、二年,即公元501~502年间。全书共五十篇,包括总论五篇,文体论二十篇,创作论十九篇,批评论五篇,最后一篇《序志》,是总结全书的自序。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中,《文心雕龙》是内容最丰富、体系最完整的一部杰作。

《文心雕龙》自问世以来,历代备受推崇。对于此书的

整理、研究，前人取得了很多成果。近年来“龙学”更加受到重视，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问世，令人瞩目。但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，首先需要的是读懂此书。由于此书产生于齐、梁之际，那正是骈文鼎盛的时代，作者染于世风，文章用骈体写成。其文着意对偶，讲究音韵，多用典故和修饰辞藻，读来虽然铿锵有声，文采飞扬，但今天的一般读者要弄懂和领会自有相当困难。

优秀的古代文化精品著作需要普及。向广大读者奉献通俗易懂的古籍今译读物，乃是当代学人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。为此，我们编译了这本《文心雕龙今译》，旨在为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尽绵薄之力。

本书原文以范文澜注本为蓝本，兼采现代各家校本，择善而从。译注参考了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注、译本，未便一一列出，谨此说明，并致谢意。

本书由熊宪光主持译注、审订。具体分工是：李达武（第一至第十篇）、胥洪泉（第十一至第二十一篇）、饶龙隼（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一篇）、熊宪光（第三十一至第五十一篇）。

古籍今译是严肃而又辛苦的事，要能做到信、达、雅，活现原作精神，实为不易；对于文笔优美而精深费解的《文心雕龙》来说，则更是如此。我们在今译中就时有译安一字，煞费苦心之感。由于译者学识有限，译文虽经反复斟酌，尚未必尽如人意；又出自众手，文风有异，疏误之处，亦在所难免，敬希读者诸君批评、指正。

熊宪光

1995.12.12

于西南师大亦说居

原道第一

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何哉^①？夫玄黄色杂，方圆体分^②：日月叠璧，以垂丽天之象；山川焕绮，以铺理地之形。此盖道之文也^③。仰观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两仪既生矣。惟人参之，性灵所鍊，是谓三才，为五行之秀，实天地之心^④。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旁及万品，动植皆文：龙凤以藻绘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云霞雕色，有逾画工之妙；草木贲华，无待锦匠之奇。夫岂外饰，盖自然耳。至于林籁结响，调如竽瑟；泉石激韵，和若球锽。故形立则章成矣，声发则文生矣。夫以无识之物，郁然有彩，有心之器，其无文欤？

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极，幽赞神明，《易》象惟先^⑤。庖

① 文：包括礼乐教化、典籍文章、文饰、文采、文辞等。德：指功用和属性。

② 玄黄：“夫玄黄者，天地之杂也，天玄而地黄。”方圆：“《大戴礼·曾子天圆篇》：“天道曰圆，地道曰方。”

③ 道之文：“《周易·系辞》上：“一阴一阳之为道。”此指天地日月等自然之文。

④ 曜：刘熙《释名·释天》：“曜，耀也，光明照耀也。”吐曜：指发光的日月星。含章：“《周易·坤》：“含章可贞。”指含有文采的大地。两仪：指天地。

⑤ 三才：指天地人。《礼记·礼运篇》：“人者，其天地之德，阴阳之交，鬼神之会，五行之秀气也。”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

⑥ 幽赞神明：“《易·说卦》：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。”此指圣人通过《易》来阐明幽微的神明之道。

牺画其始，仲尼翼其终^①。而《乾》、《坤》两位，独制《文言》。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！若乃河图孕乎八卦，洛书韫乎九畴^②，玉版金缕之实，丹文绿牒之华，谁其尸之^③，亦神理而已。

自鸟迹代绳，文字始炳。炎皞遗事，纪在《三坟》^④，而年世渺邈，声采靡追。唐虞文章，则焕乎始盛。元首载歌，既发吟咏之志；益稷陈谟，亦垂敷奏之风^⑤。夏后氏兴，业峻鸿绩，九序惟歌，勋德弥缛^⑥。逮及商周，文胜其质，《雅》、《颂》所被，英华日新。文王患忧，《繇辞》炳曜，符采复隐，精义坚深。重以公旦多材，振其徽烈，制诗缉颂，斧藻群言。至夫子继圣，独秀前哲，熔钧六经，必金声而玉振^⑦；雕

① 庖牺：伏羲，相传他创制了八卦。翼：十翼。《周易·正义序》第六：“十翼之辞，孔子所作，先儒更无异论。但数十翼亦有多家，一家数十翼云：上彖一，下彖二，上象三，下象四，上系五，下系六，文言七，说卦八，序卦九，杂卦十。”

② 河图：《易·上系辞》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九畴：即《尚书·洪范》所指的九种治国大法。

③ 玉版金缕：在玉版上刻有金色的天地之形。《王子年拾遗记》：“河洛之滨得玉版，方尺，图天地之形。”丹文绿牒：《尚书·中候握河纪》：“河龙出图，洛龟书咸，赤文绿字，以授轩辕。”

④ 炎皞：炎帝神农氏、太皞伏羲氏，上古三皇之一。《三坟》：《尚书序》：“伏羲神农黄帝之书，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。”

⑤ 元首载歌：《尚书·伪益稷》记舜所唱：“帝乃歌曰，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熙哉！”

⑥ 九序惟歌：《尚书·伪大禹谟》：“禹曰：于，帝念哉！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惟修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惟和。九功惟叙，九叙惟歌。”

⑦ 金声而玉振：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孔子之谓集大成。集大成者，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”

琢情性，组织辞令，木铎起而千里应，席珍流而万世响，写天地之辉光，晓生民之耳目矣。

爰自风姓，暨于孔氏，玄圣创典，素王述训：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设教，取象乎河洛，问数乎蓍龟，观天文以极变，察人文以成化；然后能经纬区宇，弥纶彝宪，发挥事业，彪炳辞义。故知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，旁通而无滞，日用而不匱。易曰：“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”。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乃道之文也。

赞曰：道心惟微，神理设教。光采玄圣，炳耀仁孝。龙图献体，龟书呈貌^①。天文斯观，民胥以效。

征圣第二

夫作者曰圣，述者曰明，陶铸性情，功在上哲^②，夫子文章，可得而闻，则圣人之情，见乎文辞矣。先王圣化，布在方册^③；夫子风采，溢于格言。是以远称唐世，则焕乎为盛；近褒周代，则郁哉可从。此政化贵文之征也。郑伯入陈，以文辞

① “易曰”句：见《周易·系辞上》。

② 龙图：即《河图》。龟书：即《洛书》。

③ 圣、明：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，识礼乐之文者能述，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。”陶铸性情：《法言·学行篇》：“或曰：人可铸与？曰：孔子铸颜渊矣。”

④ “先王”二句：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哀公问政，子曰：‘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’”

为功^①；宋置折俎，以多文举礼^②。此事迹贵文之征也。褒美子产，则云“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”；泛论君子，则云“情欲信，辞欲巧”^③。此修身贵文之征也。然则志足而言文，情信而辞巧，乃含章之玉牒，秉文之金科矣。

夫鉴周日月，妙极几神，文成规矩，思合符契^④；或简言以达旨，或博文以该情，或明理以立体，或隐义以藏用^⑤。故春秋一字以褒贬，丧服举轻以包重，此简言以达旨也^⑥。

《邠诗》联章以积句，《儒行》缛说以繁辞，此博文以该情也^⑦。书契断决以象夬，文章昭晰以象离，此明理以立体也^⑧。四象精义以曲隐，五例微辞以婉晦，此隐义以藏用

① 以文辞为功：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：“仲尼称子产曰：‘志有之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不言谁知其志？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晋为伯，郑入陈，非文辞不为功，慎辞也。’”

② 以多文举礼：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：“宋人享赵文子，司马置折俎，礼也。”《正义》解释说：“盖此享也，宾主多有言辞，时人迹而记之；仲尼以为此享多文辞，以文辞可为法，故特使弟子记录之。”

③ 情欲信，辞欲巧：见《礼仪·表记》。

④ 鉴周日月：《易·系辞》：“阴阳之义配日月。”妙于几神：《易·系辞》：“唯几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；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”

⑤ 藏用：《易·系辞》：“显诸仁，藏诸用。”《正义》说：“藏诸用者，谓潜藏功用，不使物知，是藏诸用也。”

⑥ 举轻包重：《礼记·曾子问》：“缌不祭”，意即凡穿缌麻丧服、服轻丧的人不参加祭祀，服重丧的就更不参加祭祀了。

⑦ 《儒行》：《礼记·儒行》说儒的行为有自立、容貌、备豫、近人、刚毅等十六种。

⑧ “书契”二句：《易·系辞》下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夬。”夬：决也，指书契文字能像夬卦一样决断万事。《易·说卦》：“离为火，为日。”皆文明之象。

也^①。故知繁略殊形，隐显异术，抑引随时，变通适会，征之周孔，则文有师矣。

是以论文必征于圣，窥圣必宗于经。《易》称“辨物正言，断辞则备”^②；《书》云“辞尚体要，弗惟好异”^③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，体要所以成辞；辞成无好异之尤，辨立有断辞之美。虽精义曲隐，无伤其正言，微辞婉晦，不害其体要。体要与微辞偕通，正言共精义并用；圣人之文章，亦可见也。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，徒事华辞^④。虽欲訾圣，弗可得已。然则圣文之雅丽，固衒华而佩实者也。天道难闻，犹或钻仰；文章可见，胡宁勿思。若征圣立言，则文其庶矣。

贊曰：妙极生知，睿哲惟宰^⑤。精理为文，秀气成采。鉴悬日月，辞富山海。百龄影俎，千载心在。

宗经第三

三极彝训，其书言经^⑥。经也者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

① 四象：《易·系辞》上：“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”《正义》引庄氏解释说：“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，有实象、有假象、有义象、有用象，为四象也。”五例：杜预《春秋左氏传序》：“为例之情有五：一曰微而显，二曰志而晦，三曰婉而成章，四曰尽而不污，五曰惩恶而劝善。”

② “《易》称”句：见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开而当名，辨物正言，断辞则备矣。”

③ “《书》云”句：见《尚书·伪毕命》。

④ 饰羽而画：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鲁哀公问于颜阖曰：‘吾以仲尼为贞干，国其有瘳乎？’曰：‘殆哉圾乎！仲尼方且饰羽而画，从事华辞，以文为首……夫何以上民！’”

⑤ 生知：指圣人。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。”

⑥ 三极：《易·系辞》：“六爻之动，三极之道也。”三极，即天地人三才。

鸿教也。故象天地，效鬼神，参物序，制人纪^①，洞性灵之奥区，极文章之骨髓者也。皇世三坟，帝代五典，重以八索，申以九邱，岁历绵曆，条流纷糅^②。自夫子删述，而大宝咸耀。于是易张十翼，书标七观，诗列四始，礼正五经，春秋五例^③，义既挺乎性情，辞亦匠于文理，故能开学养正，昭明有融。然而道心惟微，圣漠卓绝，墙宇重峻，而吐纳自深^④。譬万钧之洪鍾，无铮铮之细响矣。

夫易惟谈天，入神致用。故系称旨远辞文，言中事隐；韦编三绝，固哲人之骊渊也^⑤。书实记言，而训诂茫昧，通乎尔雅，则文意晓然。故子夏叹书，昭昭若日月之明，离离如星辰之行，言昭灼也^⑥。诗主言志，诂训同书，摛风裁兴，

① 人纪：《尚书·伊训》：“先王肇修人纪。”蔡沈注：“人纪，三纲五常。”

② 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邱：孔安国《尚书序》：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《五典》，言常道也。八卦之说谓之《八索》，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谓之《九邱》，邱，聚也，言九州所有、土地所生、风气所宜，皆聚此书也。”

③ 十翼：见《原道》注7。七观：《尚书大传》：“孔子曰：六誓可以观义，五诰可以观仁，《甫刑》可以观诚，《洪范》可以观度，《禹贡》可以观事，《皋陶》可以观治，《尧典》可以观美。”四始：风、大雅、小雅、颂。五经：《礼记·祭统》：“礼有五经。”郑注：“谓吉礼、凶礼、宾礼、军礼、嘉礼也。”五例：见《征圣》注11。

④ 墙宇重峻：《论语·子张》：“譬之宫墙，……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。”形容经书之意高深。

⑤ 骊渊：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。”

⑥ “子夏叹书”句：见《尚书大传》：“子夏读《书》毕，见于夫子。夫子问焉：‘子何为于《书》？’子夏对曰：‘《书》之论事也，昭昭如日月之代明，离离若星辰之错行……’”

藻辞谲喻，温柔在诵，故最附深衷矣^①。礼以立体，据事制范，章条纤曲，执而后显，采掇片言，莫非宝也。春秋辨理，一字见义，五石六鵠，以详备成文^②；雉门两观，以先后显旨^③：其婉章志晦，谅以邃矣。尚书则览文如诡，而寻理即畅；春秋则观辞立晓，而访义方隐：此圣文之殊致，表里之异体者也。

至根柢架深，枝叶峻茂，辞约而旨丰，事近而喻远；是以往者虽旧，馀味日新，后进追取而非晚，前修运用而未先，可谓太山遍雨，河润千里者也^④。

故论说辞序，则易统其首；诏策章奏，则书发其源；赋颂歌赞，则诗立其本；铭诔箴祝，则礼总其端；纪传盟檄，则春秋为根：并穷高以树表，极远以启疆，所以百家腾跃，终

① 温柔在诵：《礼记·经解》：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”《郑风·子衿传》曰：“古者教以诗乐，诵之歌之弦之舞之。”

② 五石六鵠：《春秋》僖公十六年《公羊传》：“陨石于宋五、六鵠退飞过宋都。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？陨石记闻，闻其磽然，视之则石，察之则五。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鵠？六鵠退飞，记见也。视之则六，察之则鵠，徐而察之，则退飞。”

③ 雉门：鲁宫之南门。两观：雉门前的两座望台。《春秋》定公二年《公羊传》：“雉门及两观灾。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？两观，微也。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？主灾者两观也。”意即先言重要的，次言不重要的。

④ 太山遍雨，河润千里：《公羊传》僖公三十一年：“触石而出，肤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，唯泰山尔。河海润于千里。”

入环内者也。若稟经以制式，酌雅以富言，是即山而铸铜，煮海而为盐也。故文能宗经，体有六义：一则情深而不诡，二则风清而不杂，三则事信而不诞，四则义直而不回，五则体约而不芜，六则文丽而不淫。扬子比雕玉以作器，谓五经之含文也^①。夫文以行立，行以文传，四教所先^②，符采相济，迈德树声，莫不师圣；而建言修辞，鲜克宗经。是以楚艳汉侈，流弊不还，正末归本，不其懿欤！

赞曰：三极彝训，道深稽古。致化惟一，分教斯五。性灵熔匠，文章奥府。渊哉铄乎，群言之祖。

正纬第四^③

夫神道阐幽，天命微显，马龙出而大易兴，神龟见而洪范耀^④。故《系辞》称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，斯之谓也。但世复文隐，好生矫诞，真虽存矣，伪亦凭焉。

夫六经彪炳，而纬候稠叠^⑤；孝论昭晰，而《钩》

① 雕玉作器：扬雄《法言·寡见》：“或曰：‘良玉不雕，美言不文，何谓也？’曰：‘玉不雕，璞璠不作器；言不文，典谟不作经。’”

② 四教：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

③ 纬：与经相配的纬书，如《易纬》八种，《尚书纬》五种，《诗纬》三种，《礼纬》三种，《乐纬》三种，《春秋纬》十四种，《孝经纬》九种。此种兼指谶纬，是经义、灾异与预言的结合体，与经并不相配。如《论语谶》八种，《孔老谶》、《老子河洛谶》等。

④ 马龙：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河出马图。”《正义》引《中候握河纪》：“伏羲氏有天下，龙马负图出于河，遂法之画八卦。”神龟：即神龟背来的《洛书》。

⑤ 六经：指儒家六部经典：诗、书、易、礼、乐、春秋。纬候：配合《六经》的各种纬书中有《尚书中候》。

《讖》藏蕤。按经验纬，其伪有四：盖纬之成经，其犹织综，丝麻不杂，布帛乃成；今经正纬奇，倍摘千里，其伪一矣。经显，圣训也；纬隐，神教也。圣训宜广，神教宜约；而今纬多于经，神理更繁，其伪二矣。有命自天，乃称符讖，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^①；则是尧造《绿图》，昌制《丹书》，其伪三矣。商周以前，图箓频见^②，春秋之末，群经方备；先纬后经，体乖织综，其伪四矣。伪既倍摘，则义异自明，经足训矣，纬何豫焉？

原夫图箓之见，乃昊天休命，事以瑞圣，义非配经。故河不出图，夫子有叹^③，如或可造，无劳喟然。昔康王河图，陈于东序；故知前世符命，历代宝传，仲尼所撰，序录而已。于是伎术之士^④，附以诡术，或说阴阳^⑤，或序灾异，若鸟鸣似语，虫叶成字^⑥，篇条滋蔓，必假孔氏；通儒讨核，谓

① 八十一篇：《隋书·经籍志·六艺纬类序》：“有《河图》九篇、《洛书》六篇，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。又别有三十篇，云自初起至于孔子，九圣之所增演，以广其意。又有《七经纬》三十六篇，并云孔子所作，并前合为八十一篇。”

② 图箓：指图讖，包括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、《绿图》、《丹书》等。

③ 夫子有叹：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曰：‘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’”

④ 伎术之士：从事阴阳、灾异、术数的人。

⑤ 阴阳：根据四时、节气、方位、星象来讲人事吉凶的迷信说法。

⑥ 鸟鸣以语：《左传》襄公三十年：“鸟鸣于毫社，如曰嚙嚙！甲午，宋大灾，宋伯姬卒。”此言鸟鸣如人语而致灾异。虫叶成字：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“昭帝时，上林苑中大柳树断，仆地，一朝起立生枝叶。有虫食其叶成文字，曰：‘公孙病已立。’”此言虫吃柳叶成文，预言昭帝死后，宣帝病已要即位。

起哀平，东序秘宝，朱紫乱矣^①。至于光武之世，笃信斯术。风化所靡，学者比肩，沛献集纬以通经，曹褒撰谶以定礼^②，乖道谬典，亦已甚矣。是以桓谭疾其虚伪，尹敏戏其浮假，张衡发其僻谬，荀悦明其诡诞；四贤博练，论之精矣。

若乃羲农轩皞之源，山渎鍾律之要，白鱼赤鸟之符，黄金紫玉之瑞^③；事丰奇伟，辞富膏腴，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。是以后来辞人，采摭英华。平子恐其迷学，奏令禁绝；仲豫惜其杂真，未许焜燔^④。前代配经，故详论焉。

贊曰：荥河温洛，是孕图纬^⑤。神宝藏用，理隐文贵。世历二汉，朱紫腾沸。芟夷谲诡，采其雕蔚。

辨骚第五^⑥

自风雅寝声，莫或抽绪，奇文郁起，其离骚哉！固已轩

① 朱紫：正邪真伪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恶紫之夺朱也。”

② 沛献：沛献王刘辅。《后汉书·沛献王辅传》：“辅好经书，善说《京氏易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传》及图谶，作《五经论》，时号之曰《沛王通论》。”曹褒：东汉人。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：“褒受命制礼，乃次序礼事，依准旧典，杂以《五经》谶记之文，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，以为百五十篇。”

③ 恒谭：东汉人，著有《新论》以反对谶纬迷信。尹敏，东汉人，曾假造谶文与光武帝开玩笑。张衡、荀悦：皆东汉人。

④ 白鱼赤鸟：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武王渡河，中流，白鱼跃入王舟中，王俯取以祭。既渡，有火自上复下，至于王屋，流为乌，其色赤，其声魄云。”黄金紫玉：《礼纬斗威仪》：“君乘金而王，黄银见，紫玉见于深山。”

⑤ 平子：张衡，字平子。仲豫：荀悦，字仲豫。焜燔：焚烧。

⑥ 温洛：《易纬乾凿度》：“帝威德之应，洛水先温，六日乃寒。”

⑦ 骚：《离骚》，为屈原的代表作，后人以“骚”称屈原赋和楚辞。

翥诗人之后，奋飞辞家之前，岂去圣之未远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！昔汉武爱骚，而淮南作传^①，以为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，若离骚者，可谓兼之”^②；蝉蜕秽浊之中，浮游尘埃之外，皭然涅而不缁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^③。班固以为露才扬己，忿怼沉江；羿浇二姚，与左氏不合；昆仑悬圃，非经义所载；然其文辞丽雅，为词赋之宗，虽非明哲，可谓妙才^④。王逸以为诗人提耳，屈原婉顺，离骚之文，依经立义^⑤；驷虬乘鷖，则时乘六龙，昆仑流沙，则禹贡敷土。名儒辞赋，莫不拟其仪表。所谓金相玉质，百世无匹者也。及汉宣嗟叹，以为皆合经术；扬雄讽味，亦言体同诗雅。四家举以方经，而孟坚谓不合传，褒贬任声，抑扬过实，可谓鉴而弗精，玩而未核者也。

将核其论，必征言焉。故其陈尧舜之耿介，称禹汤之祗

① 淮南作传：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：“淮南王安入朝，献所作《内篇》，新出，上爱秘之，使为《离骚》传，旦受诏，日食时上。”传：解说。

② “以为”以下引文：为刘安语，见《史记·屈原传》。

③ “蝉蜕”以下四句：《史记·屈原传》：“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

④ “可谓妙才”以上四句：班固《离骚序》：“然其文弘博雅丽，为辞赋宗，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，则象其从容。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，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，好而悲之，自谓不能及也。虽非明智之器，可谓妙才者也。”

⑤ 诗人提耳，屈原婉顺：王逸在《楚辞章句序》中针对班固批评屈原怨恨君上而言：“且诗人怨主刺上，曰：‘呜呼小子，未知臧否，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’风谏之语，于斯为切。然仲尼论之，以为《大雅》。引此比彼，屈原之辞，优游婉顺，宁以其君不智之故，欲提携其耳乎？”

敬，典诰之体也^①；讥桀纣之猖披，伤羿浇之颠陨^②，规讽之旨也；虬龙以喻君子，云霓以譬谗邪，比兴之义也；每一顾而掩涕，叹君门之九重^③，忠怨之辞也；观兹四事，同于风雅者也。至于托云龙，说迂怪，丰隆求宓妃，鸩鸟媒娀女，诡异之辞也；康回倾地，夷羿弒日^④，木夫九首，土伯三目，谲怪之谈也^⑤；依彭咸之遗则，从子胥以自适，狷狭之志也；士女杂坐，乱而不分^⑥，指以为乐，娱酒不废，沉湎日夜，举以为欢，荒淫之意也：摘此四事，异乎经典者也。故论其典诰则如彼，语其夸诞则如此。固知楚辞者，体宪于三代，而风杂于战国，乃雅颂之博徒，而词赋之英杰也。观其骨鲠所树，肌肤所附，虽取镕经意，亦自铸伟辞。故骚经九章，朗丽以哀志^⑦；九歌九辩，绮靡以伤情^⑧；远游天问，瑰诡而慧

① “故其”以下三句：见《离骚》：“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”又“汤禹俨而祗敬兮，周论道而莫差。”

② “讥桀纣”以下二句：见《离骚》：“何桀纣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径以窘步！”又“飘风屯其兮，帅云霓而来御。”

③ 每一顾而掩涕：见《九章·哀郢》：“顾君门而不见。”《离骚》：“长叹息以掩涕兮。”叹君门之九重：见《九辩》：“岂不郁陶而思君兮，君之门以九重。”

④ 康回：共工。倾地：共工与颛顼争帝，怒触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倾向东南方。夷羿弒日：尧时十日并出，羿射中九日。

⑤ 木夫九首，土伯三目：见《招魂》：“一夫九首，拔木九千些。”又“土伯九约，……三目虎首。”

⑥ 士女杂坐，乱而不分：见《招魂》：“士女杂坐，乱而不分些。”王注：“言醉饱酣乐，含餚促席，男女杂坐，比肩齐膝，恣意调戏，乱而不分别也。”

⑦ 骚经：即《离骚》，后人称之为经。九章：屈原的九首诗，后人合为《九章》。

⑧ 九歌：屈原依据楚地祭神曲创作的十一首诗，后人合为《九歌》。九辩：宋玉所作。